



禮記卷之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褥 如意 胡床 火籠 香爐 步搖

釵 梳 批 囊 鏡 襪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欵枕葦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為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宝 史記曰黥

布夏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丈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瑣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貌絕且其材色也如雲

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方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翠葉葉而紅榮有若蒲

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索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鷺鶴之徑逝或類鴻鸚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效鸞鷟之交頸紛雲與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燦燦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綴密罔絕際無間形妍駘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群堅每安不胥珠碧飾助不煩錐鋒之鑄鑠無丹漆之彤朱罔騰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真聚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璠璣富也美梓遂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聯風於未列神龍之安衆鱗相絕音詩人稱角枕之繁李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且如玆瓌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擘春榮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螫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晉蘇彥楠摺枕銘曰珍木之奇文樹理解棟橈方正密消自堅朝京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既以高詠研精上衣類梓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躡平潔心以道閑邪以誠

張然環材枕銘曰或或其文類其芬出自幽阻升子禮齒允璞允麓惟淑恒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冠御于畫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梁元帝謝東宮齊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刘向之書陽燄含火方得曷洪之說况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摺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以黠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黠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相公以霸晏相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老誠如黠言且無以黠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曰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 又曰良王為大司徒在位
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寯為太尉家貧臥布被朝
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亭與同亭共處母為作十
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
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
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
嘗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梁劉孝威詩
齊錦被故曰色艷浦桃米踰懸璧鄂君漸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容
贈為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縲

縲名曰縲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生皮縲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茵縲取質無有綾飾 吳志曰張昭

非縲縲類數書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蕭母惟帳縲縲 世說曰晉孝惠年
下三四時冬天書曰不著複衣夜則累茵縲謝公云体宜令有常態下書
縲縲縲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梁元帝謝勅
縲縲縲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縲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首便覺蕭齊非
縲縲縲無遠

如意

胡錄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蟠螭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答云昔秦始皇
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埋宝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
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羅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
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狀疏世間罕此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瓦碎石亦碎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梁簡文帝謝
勅養水犀如意答曰白玉照來方斯珠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
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舒之嗟王式名儒折驪駒之辨熊節王

車子相惡其大資產牛輕拂張敬漸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敵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
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
牀及其去也晉以桂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嘗為事常至洛陽
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
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更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鬚素白侍從
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
十陪酬畚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
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牀頭散髮而出
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儼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
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
庾大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樓
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

此處亦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話竟坐 梁瘦有吾賦得詩

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定欵形已正文斜牀自平臨空對

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滿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蓋手巾薰籠二七六被薰籠三衣薰籠二

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并冰聚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

素芳尊躬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元靜妻

沈誅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削復毫分織作迴風音製為雲綺

文令暑出珠被耀綠接網裙徒曉冷麗飾豈念昔凌雲 梁簡文帝謝

勅齊織竹火籠答曰池水始泮庭雲向飛燕澤與涯時錫音被製此簡枝

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鑑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

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

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膏上則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道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蓋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蓋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興見發青烟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崗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鈔及瓦香鑪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雀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蕙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烟下列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為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綠纏綿更相鮮霞霞或騰倚林薄杳千眠掩華終不發令皇惠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寒

田也... 飛夜... 秋雲沒曉天... 梁昭明太子詞博山香鑪... 五情之... 幽深... 般... 妙... 運公輸之巧心有... 帶... 隱亦... 雲... 升仙... 嵩山之... 紫... 鄧林之... 阡... 眠於... 時... 青... 煙... 司... 寒... 紅... 光... 鑪... 臺... 惟... 已... 依... 爾... 膏... 未... 身... 炎... 焚... 內... 曜... 空... 外... 榻... 似... 慶... 雲... 之... 程... 色... 若... 景... 星... 之... 舒... 允... 修... 名... 嘉... 而... 用... 美... 求... 為... 玩... 於... 華... 堂... 漢... 劉... 向... 薰... 鑪... 銘... 曰... 嘉... 此... 正... 器... 漸... 熾... 若... 山... 上... 貫... 太... 華... 承... 以... 銅... 盤... 中... 有... 蘭... 綺... 朱... 火... 青... 煙... 梁... 孝... 元... 帝... 香... 鑪... 銘... 曰... 蘇... 合... 氣... 氣... 殊... 烟... 若... 雲... 時... 穠... 更... 薄... 乍... 聚... 遂... 分... 火... 微... 難... 盡... 凡... 長... 異... 聞... 孰... 云... 道... 力... 甚... 悲... 所... 薰... 步... 搖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為花飾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花相紉 梁范曄妻沈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紫翡翠玉采間金瓊髮何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依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瓊

任期竭力而後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他留飲數月他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擊尉后 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以此賦爾乃裁茲金鑲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羈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旦學夫桃於暮春

鏡

子曰聖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名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莫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自失鏡無以正身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鄒忌身躰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 又問妻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已窺鏡自視知不如公遂笑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畏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一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事王由此觀之親蔽其美王乃令群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發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提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成都堊堊人蓋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情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各曰用明鏡九寸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月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
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鑿人也 潯陽記曰石
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
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 鈿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不見水似有長含
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庚信詠鏡詩
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
不逐春試往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
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
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且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
全臺臨埽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為出 畫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
可間金鈿畏相逼賜子行未歸帶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
須自辨不用暫臨池當猶可伶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利鬢俱
惟餘心裏恨影中怕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伶不自識終爾因鏡

中分眉一井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嬌羞從看人
未好通賦 梁劉綬鏡賦曰夜舞已竭曉鍾將絕忽外明來惟前影滅
非流水鏡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
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
明粉可伶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漢秋日宝柔雙銀纏辟鬼
呪嬰危護身符空處宜應插非是畏釵梳 周庚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
輪將起鸞唳吳王鳥驚御史王花葦上金蓮帳裏始指屏風新開戶扇朝
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袖透而著劍宿環尚卷殘粧已薄無
復齊珠纒餘有畫眉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
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
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
上菱生暫設粧奩還袖鏡應競孝生情半伶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刺飛
花墀子次第須安采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剪澤漬香蘭量鬢鬢之長
短度安花之相夫懸媚子於搔頭武釵聚於粉黛梳頭新罷照者衣還從

粧處取將歸暫看弦響懸知纈纈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
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鏡明水景若朝
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娥娥后
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競宗粲以相輝 梁
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石英永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搗產雲開月見水淨
珠明江惚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
無以加斯彫麗也玄務命巧仲呂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
麗高堂圖星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漢季元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鏡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吾
視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一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

儒術中賈逵高普等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會稽史曰質初
為人美容正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以盡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儀
休坐嘗者襪希見其足 後漢隗囂被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鐘
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
孫孫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自行與祿邁動以福
并南關北戶西巡至地朝翔萬域聖休浮輕

藝文類聚卷之七十

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
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鑿人也 潯陽記曰石
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
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錯鍊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不見水似有長含
彈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庚信詠鏡詩
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
不逐春試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
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
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
空臺臨淨飾對影獨含英看光時轉側聊為出畫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
可間金鈿畏相逼馮子行未歸帶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
須自辨不用暫臨池當猶可憐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刺鬢細俱疑
惟餘心裏恨影中怕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日因鏡

中分眉一井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此畫從看人
未好通賦 梁劉綬鏡賦曰夜舞已竭曉鍾將絕忽外明來帷前影滅
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
明物可憐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漢秋日宝來更銀纏辟鬼
咒聖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插非是畏釵梳 周庚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
輪將起驚鳴吳王鳥驚御史王花葦上金蓮帳裏始指屏風新開戶扇朝
光晃眼早風吹面臨行下而牽衫就袖透而著制宿環尚卷殘粧已薄無
復層珠纒餘有喜層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
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錢五色之盤龍刻
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
上菱生暫設粧奩還袖鏡歷競幸生情爭伶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刺飛
花墜子次第須安宋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剪學漬香蘭量鬢鬢之長
短度安花之相夫懸媚子於搔頭武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者衣還從

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纈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
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絕明月景若朝
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荷荷淑媛娥娥后
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競宗嬭以相輝（銘）梁
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石英水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搗產雲開月見水淨
珠明江惚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
無以加斯彫麗也玄務命巧仲呂呈祥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
麗高堂圖星徽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鏡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吾
視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虛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一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

儒術中黃帝高誓令黃香等相難數舉龍朝特賜履襪會稽與曰質物
為人美各正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又盡敬之至在官府志石其見其說
休坐嘗者襪希見其足（圖）後漢隗囂被銘曰機衛建子為物含滋黃鐘
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
孫孫（圖）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臨貞行與祿邁動以福
并南關北戶西巡至地朝翔萬域聖休浮輕

藝文類聚卷之七十

惑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颯首碎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
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焉有客衣揭帶素而見曰
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第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
辛過而說之曰頭把君之手真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
不聞鄂君之過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
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襄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
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樂
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
醉卧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
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醪醉於此
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
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欲簡子乃

必為夫人 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夫
之遊相友膺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履瑤楫無
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冑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
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士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
而欲尋追風權蘭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
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
弟子占之遇昂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
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于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
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
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涉河海為編鯤以浮大川皆成乎巧乎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
而濟乎漕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
民斯安矣 東觀漢紀曰第五倫為會稽守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
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
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
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採船陰岸
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孫船舛乃改其名為舛舛
舛舛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
生五六歲知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嘗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
咸莫能出其理冲曰致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
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沒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為遜祖
廟上賜遜御船一舩繒綠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湛塞脫
履於地而遜過下邳遂詳舩為單舩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

晉書曰周瑜遊曹公却將黃蓋取蒙衝闖艦十艘實以薪草蓋遂其計
瑜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
呂蒙襲關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樁檣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
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
耕閭大繼繫石為釘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鎗乘大
船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
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雘青蓋絳檐蒙衝闖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
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遂船得置桑柘自射殺之
勅船人更增舩纜解衣卧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
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
合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
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舩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
遣往造香見香慈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杆之疑
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獲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

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鄧度征蜀賊杜
發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係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君注曰虜循
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虜
山上有一湖中有敗編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
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
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
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車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渭臺護之三百舸為前鋒進
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問知
而為悉已率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錄三重欲以絕護之遂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錄輒以長柯斧斷之護不能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君注
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臺帝詣辭列先風聞餘賦今何物

以運作平林一乘船解艇一艘精勵過常用功善倍請見珍奉官詔可
吳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
葉委江夜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舡極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
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僂匠遠約加斷凶兆先遠矣 臨海記曰白鶴
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舡極 梁江祿津渚敗舡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
舟棹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艣長埋沙巨舡難出陸沉成許去
無樓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節輕利搖蕩過
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群倏忽方千里懸
燕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春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
蘭橈汎槎編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超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汎青晝後
鷓鴣白鷺前海花浪淡縹帶葉動深舸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
錢玄智汎舟詩曰尚門事休沐朝興悠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
接津女渡揖動渭橋橫風高鳴已落兩鬢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款菊岸

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晉蘇勗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
而達幽棹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借用明垂象以造舟
渡及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滿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
象似君子之淋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
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迹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晉王叔之舟
賚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永緬彼漁人鼓柁清謳後漢
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與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
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
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操治而自負曲故言垂句 孝經
接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
風運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轉風蘇管子曰
神之為車也方員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轍從相得成器堅固在猶是

也言顛動作皆中術數最聖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車之
主之所以為治也斷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斷削 古史考曰黃
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畧加牛馬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
聲如君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
封禪為蒲輪車惡上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
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
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
也 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宿以象列星軫方以
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為和之響四
時之運此乃輿殺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
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
耦故稱兩兩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鶩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也在衡為鶩在軾為和馬行而鶩鳴鶩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為車
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
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遺車一乘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
伯之車債於濟 又曰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被執而走 又曰
天王使冢父來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秋人滅
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 曹魯下邑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
奚仲為夏車正 又曰晉侯使張駟黜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死射
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緩寡其上一也太叔
始壞無松柏二子在渥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虜車而待已
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蹇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

行狀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履莊叔見之曰車甚潔入必澤富貴
又曰鐵通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第鐵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
語曰外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
極極之 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孔子遊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車遊過市孔子耻之 孔叢子曰
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為也王
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將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廢窮妙
之詳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
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
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為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
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主有疾召醫破雍潰漬者得車一
乘抵瘡者得車五乘所治愈矣 養邑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
黃屋左翻金翠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左翻者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

左騂馬頭上金鑿者馬冠也。梁戴高車馬詩曰：鞶洛風塵，冠蓋相噴，噴多稱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經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獸酒香蒲。言蓋飛鐵東都地，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煙曉至。如次雲子雲爾。事門巷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安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綬，東不內顧，塵不出軌，驚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窮。玄覽于道，求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綬納耆老，衣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責內，顧自勗匪，望其度匪，行其則越。或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轍，允真茲。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虜尾斯求，昭德塞境，抑盈以無，雖有三賢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嘯嘯，疏達開通，兩輪障邪，尊卑是從，軌軌之用，信義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吳氏本造，後裔飾雅，輪以代步，昇以從容，輪駟併合，出入周流。道仁赴義，惟禮是恭。

孟文類聚卷第七十一終

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鮓 酪 蘇 米 酒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尚書洪範三政一曰食。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七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九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魯放焉。注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數遊，沈若不繫之舟。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守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葷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也。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積有俯伏而拜如在上前子孫有過
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南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亦不肯食母憐
之強為之食飯欺言愈而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
詣大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
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為城陽太守或勸
謐送謐曰抑為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
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奉
桓柏覆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饍粳漿五杏七桃靈衣仙菓
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
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
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菓之果餅蒸髓乳漿苞蔗探雕盤流其滋育寶
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乖叨
奉曲息性命可捐殊私難吝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
以甘泉之致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關西

今日金盞沉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絲羅為壽為饗延王
母紫蓋為壇允招太一同斯美甄理致嚴星臣以餘年預用清祀如陪
席遂飲瓊漿 **梁吳筠移曰**月光雖卑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
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
之恒情羌誰得而亂絞也亦有鮑封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
懷於寤寐雖有呼群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義之君子
哉今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閣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
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相
識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
厨中腐肉而饑不厭糟糠君有鴛鴦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心
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草綠苑之菊洞庭鱉魚崑山龍
胎之脯玄圃鳳足之類千里葦蕤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
蕉文三節白日炎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枝
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德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恠 三輔舊事曰大
上不樂關中高祖從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
人 三輔典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積車入市見
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取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
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晉東晉餅賦
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
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通行人失途於下風童僕空嘆
而斜眄擊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梁吳筠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
弘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
景離蟬欲靜燹 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緝曰
安定噓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表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
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香煎以金鈿洞庭負霜之橘仇也蓬蒿之
謂以齊北之塩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膏白如梁甫之銀泥

日也亦見也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齊人中此為諸侯
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
賜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
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後制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
自責乃反自奉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
奉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糶肉 見酒如穀桓譚新論曰蘭東
鄰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爵 梁劉孝
經謝安成王齊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滄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
馮夷淨浪神居鷓首獨沈安流民幸同附得微遠迓復寺受釐頌頌純
息靈所降信以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又曰鮑宣公云奈何獨私也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王之絳見醜桑之下有卧鐵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尚書太傅曰散宜生闕天南宮适三子俱李平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論衡曰儒者言秦世時建甯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神仙傳曰王遠至秦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餽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謂劉表云有薄札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子餘人共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上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啟曰士林絕胡人之得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徼李廣馳射遠歸於厨使入貢於人形圖二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

為及如文何吾恐後人覆瓿焉洗音郭水風俗通曰醬或於鹽而醱於糖夫物之變有時而重○梁劉孝威謝晉安王賚蝦蟇醬啟曰此醬之味昔張廣可酒短醢稱貴追覽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是實流飲羞無辭

鮓

列異傳曰曹長房又能縮地祇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羅職道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為母戒言其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為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取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內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齊王融謝司徒賜鮓鮓曰東越水羞是醢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罨鮓魚之最陳周弘一謝勅賚鮓鮓曰珍韜江浦味越茗川昔聞八駿東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
朝挺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飲藥
有太玄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
太官隨日給之 身何舊事曰初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克肥乳酪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敝斛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
云有千里羹羹采下監鼓 笑林曰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
何物也強而食之滯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儉人同死亦無所恨然
故宜慎之 酪 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酪曰曠阻陰山之外恥絕滯滯之
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為微停饑懼常既弘道於世務
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
雖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而不可
得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
者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
敗家緣爭取金玉任氏獨守倉粟楚漢相距荊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
粟價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大
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益
長安之水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為山川地勢上曰
在吾目中矣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十石臥布被日
為妻炊爨受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其財留一月俸餘皆錢糶與民
糶者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
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眾共飲
之 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為務其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
人故過候肅并生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喻益知其

寄也遂相親結定僑北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齎米數斛到是有所而
具琮至亡最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為國志
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了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
說曰都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置云損米愈者待之煩 齊
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
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夫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齎長生
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鳥
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宮齎米啓曰潢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領租歸十縣有
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奉之俸成珠委地事盡
仙游玉為粮珍喻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謂交
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齎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
江恒注遂使連穎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授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齊書曰此酒春草瓢搗風沐雨剝榆皮於秋蒸極熟於寒山仰
相逐開壁甌非丹竈而沈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而
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資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
記曰先王為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 王孫
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臭
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大單
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平秦繆公
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遂得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群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札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百酒百日之米酒也布蘭生蘭分布列若也又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三百腰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也不食五谷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上笑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投一樽此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期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

此言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秦獄中五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五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子高酒曰昔有道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且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前篇魏畧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飲之醉彌日乃解 于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譙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事具前篇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相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古人書少以為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貌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已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周使信報趙王，賜酒詩曰：吳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在道，直逐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得上命，定是賜中樽。野籬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煖，寒谷遂長暄。未知稍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路至，椒花逐頰來。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來，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堂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摧。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江，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疑聚未流，漕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答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漢楊雄酒賦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醒不入口，藏水備懷。不得左右牽於經，微自用如此，不如鴉夷鴉夷，滑精腹大如壺。盡日飲酒人。

常為國器託於罍，早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肆其瑰瑋，頌戲而不雅，聊作酒賦。始慕儀氏之造，思亮之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懼協焉。號於失，稷生失禮而辭楚，侯麻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成醪醴，答梧縹，滑或秋藏。冬發或春醞，成或孟沸，川涌或素蟻如降，爾乃王孫公子，游俠翺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譁，或揚袂舞，或扣劍清歌，或嘯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歡驅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賔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天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醵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茲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醜沉盜沆，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二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圭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周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且極茲話言需首筆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鄙酒賦
曰惟聖賢之興作責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
於玄象造其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
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耐秋發長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
為其酒也殊切絕倫二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躰淳色清宜御神志道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愛
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壘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之綺錯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樓建於一立於是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馮軾以
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
氏之見踈鑒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有賢
嘉衛武之能悔著曼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魏親之
於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中日月為牖戶八荒

為建瓴行無轍跡君無室覆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危執軋動則
機從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所以
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甕承槽搥杯歎
醞奮發登踞就魏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田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字号京之陽面清洛号背修却禹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
聚散鴻冥上而遠翔酒汎号俱發雲沸之波揚豈味薄於東魯節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青池而滌器湖山備而飛觴促膝号復
故久要号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戒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理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壘碎玉斝破兒
就捐觚瓚遺舉白罍引滿使蒼無行榼家無停壺割樽折杓沈炭銷鑪屏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平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醴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靡抑其

小節而齊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法而心馳其聽者乎使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亦止步滅影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也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浮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 梁劉孝儀謝東宮齋酒啓
曰異五齊之甘非凡醞之法厲車未嘗載油囊不得酷試倚仙樹葛玄泥
首才比蒲桃盃他街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寔類
書 後漢孔融雜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拊舞踊躍以望我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
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瓦有危酒
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
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原以鋪糟飲醪身因於楚猶是
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禮記卷之七十三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堰 盤 樽 卮 杯 盃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以入山林川澤魍魎罔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天下小 爾雅曰鼎
大謂之彝圓弁上謂之彝匕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鼎
貴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絜衣其紕載弁俵匕自堂祖其自
羊祖牛梁鼎及鼎 三礼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于鄭而立之以卻大鼎賂公夏四月取却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礼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紂紂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義固

皆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事具祥帝又曰
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申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
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
盲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
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鑄曰逢乙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
知哉 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 又曰秦武王與尹異說與龍文赤鼎絕續死 又曰秦武王時
陰巫錡為民祠魏雎后土得鼎七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靈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
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于帝庭以合明德制曰可 淮南子曰陽
以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九龍於楚 鞭平

之墓合昭王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祝山川教之祀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直行耶設夫昌耶宮至營耶
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大
守百寶鼎 吳越春秋曰是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閭門外鑿地為池積土
為山文石為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
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嘗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
鼎潛既而執綱者莫不疾耳蓋尉他之鼎 又曰東城縣江前有神鼎圓
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
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煙焜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
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事具祥帝 後漢崔瑗寶鼎
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於德配
焉雉膏之災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靈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
任鸞葆寶器持盈若叩滿而不溢黃耳不韋玉鉉終吉禹饒其鼎湯刻其
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口損之為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寶繡鞞瑀大尸臣
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
塞雉骨不食方兩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
盜可以永年天之法律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向軌九牧作貢
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
出銅鎗誤出銀鎗便大驚寤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鎗
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後七
轉長為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至青蓮華 西域傳曰諸
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
不凋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

乘遊隨邑于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

在六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薄圖高四丈七層

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

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 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

具多樹去摩竭提二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漿上佛佛得乳漿性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噉漿噉

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船能王接取鉢在

宮中供養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

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師大象背鉢其

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

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一塔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

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鑄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

玩於尊黝之門 梁劉孝儀謝都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

貴寶樽文包龍鼎離鉢海籍圖載山經閱眾靈於器中弄神效於掌裏足

玩於尊黝之門 梁劉孝儀謝都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

今任后所欲遠歎漢世少君有靚造養齊衆

壚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壚成置之猛火土皆純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壚盛香得便掃除燒香設旦梁皇太子謝勅賚廣門壚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現奇也南珍繁究未讀秦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即之畫

盤

周官曰王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捨刻戒於盤極備畫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郟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啜盟而定從次者五

若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遂此也

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

盤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更以玉盤盛桃

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

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敲

盤以為樂取大素圍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

節舞者應節而舉詩曰深沈約詠竹擯柳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景用道非

一乎繼方以文穿成圓且密賦曰魏母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

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坳龜龍怪獸

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選衆多若乃擊制模鑄應變入神窮素極理究

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新詔

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歐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

不日而成匪離匪斷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狂蓋取象於

盤

蓬萊寶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閭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
 鄰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瓊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仙掌
 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昔獲
 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
 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 魏母立儉承露盤銘曰亦承聖
 紹天惟則承露瑰生受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
 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
 神明攸持少昊唯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
 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精神石礪礪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
 氣四克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
 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挾高而不傾奉獻魏魏恭統神器固
 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
 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爾雅曰彝百壘器也小壘謂之坎由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
 左樽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也山壘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
 中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夫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衡而
 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事具人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
 萬石樽則曰汗交言其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
 樽亦遠矣遠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
 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乃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
 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末
 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冑汝賊賊懼呼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座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五無憂

矣事其人部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惟媿明爵煇多樽珍

膳盈豆區銘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禮具

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洽德將

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鑿茲器茂勗厥心 後漢朱允樽

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又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

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文醴延我嘉

賓興懷寄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汪受滿則側吐寫道

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

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

賦受不踰其量 之詩豈伊異況

卮

歸子曰棠然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卮事

臣請為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 戰國策

因解為楚使魏魏軍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侯

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鑿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

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足飲酒 說苑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卮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又曰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厚之 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

為揚州刺史奏事在列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

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驚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歡退以謂武武

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度

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賦

晉傅咸訂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隨之不察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瑤

珠

寶直乾剛之淳精數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
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厭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旅執胃覆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
之玉卮

杯

山海經曰大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
管子曰相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請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聞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
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羨象箸則
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廣固不可
勝數也然筮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蠅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
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皎

及夜中以前天比日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昔
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皎
意也釋之免冠頰者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不飲
指言 又曰元帝徵
責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
貪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取
者即召丞相請在尉詔獄椽吏涕泣其和藥進加曰將相不對強吏陳
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滿位三公奉職
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又曰朱博為
使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
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朱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
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
正月之旁甚寒凄陰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

曰頽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殊絕也 陶侃故事
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
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
金銀鑲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
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
喜慶者一語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息舊燕則思權民之失德乾餱
以懲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
飲以享慎其得正用公之美驕羞為病 梁陸倕蠶杯銘曰用蠶羽杯
珍愈柴椀實同蠶測形均楮蒲伊我痾病獨居無伴所不此挹誰誰誰
縷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死謂之盃 說文曰盃小孟也 吳志曰曹公出
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看寧乃以蠶縷
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膝上

之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尚不惜死猶何少獨惜死乎柳耆卿
述郭持酒通次酌其各一銀椀至更時衝板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責
其 感康起君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盃一賦魏陳王曹植草渠
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子涼風之峻滑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
玄素之燿雖帶朱紫之歲徒編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而浮
葉若鸞鷁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葉希于時乃有明篤神殆廣
被仁聲英葉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而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鬱然雲蒸蛟龍征先如激電影若停星何神怪之巨
韓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自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
而持章侯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魏應璩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至而奇生翳不周之芳烈浸瓊
露如潤形袞碧條以納曜喻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彫齋暉約變而能華
象蜿蜒之輔體中含耀乎雲波若其景色鱗聚卓度詭常細縵雜錯乍圓
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音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

徐幹車渠挾賦曰園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客如可觀盛彼清醴承
以瑠璠因歡接口媚于君顏 晉潘尼瑠璠挾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璋茲
視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
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閨風之
麗窈窕玄圃之蕭瑟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罷飛塵靡停灼爍奇
表裏相形舉茲挾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烟是必激清醴瑤琰而外
見 隋江撫瑠璠盃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訪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
爰觀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剗列士衛簪之雪采中
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技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雖
風而咽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時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
朔之名觴寶出昆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蒙華益精酌而
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書秦嘉妻謝嘉書曰分奉金
一枚可以盛書水瑠璠一枚可以服藥酒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
百則誠以為張固分我氍毹一劔一瑠璠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

不奉禮近

卷第七十三



